



Buji De Puluomixiusi: Makesi Zhexue Geming De Shijian Bentilun Jiedu

不羈的普罗米修斯：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解读

黄湘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uji De Puluomixiusi: Makesi Zhexue Geming De Shijian Bentilun Jiedu

不羈的普罗米修斯：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解读

黄湘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羈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解读/黄湘中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61-5329-1

I. ①不… II. ①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
IV. ①B0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026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徐申
责任校对 古月
责任印制 王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6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a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30千字
定 价 5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本体论是一定哲学的基础。没有本体论就无哲学。本体论是对世界本质、本原的回答。“是什么”是人们面对世界的第一提问，随之是“怎样是”、“为什么是”等延伸提问。对象“是什么”的结论其实不能在提问发生后立即得到，而往往出现在“怎样是”和“为什么是”的提问和结论之后。所以，关于世界的本质、本原问题，即世界本体问题，必须从“是什么”的表象，深入到“怎样是”和“为什么是”才能找到答案。

本体论是一个哲学的古老问题。按照哲学史的经验，在世界本体认识上的分歧，归根结底在于把世界看作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恩格斯把这个问题看作哲学的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即实质说来世界的本原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坚持物质第一性，就是坚持物质本体论，是唯物主义；坚持精神第一性，就是坚持精神本体论，是唯心主义。^①以物质本体论奠基的唯物主义坚持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比以精神本体论奠基的唯心主义更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更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在旧形式下是有缺陷的。马克思在十一条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指出了这个缺陷，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他的能动的、实践的哲学本体论思想。

今天学者们之间发生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物质本体论（当然是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的争论，其实是一个如何表达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形式问题，二者没有实质性分歧。坚持马克思哲学是物质本体论观点的学者，不意味着他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混淆起来，不坚持对对象、现实、感性的实践的理解，不坚持新哲学的实践性。而坚持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本体论观点的学者，也不会把实践看作是脱离物质基础的抽象活动，不承认物质是实践的客观基础。它只是把这个基础“当作实践去理解”罢了。它凸显的是这种本体论的实践性、主体性。所以，在对马克思哲学和它的本体论的客观性和能动性、实践性的理解上，双方没有分歧。问题只在于寻求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和不同于脱离了物质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本体论的科学表达。

有学者不一定同意把马克思哲学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的争论看作一个形式化的问题。他们要从哲学史的经验 and 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考察中，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意义阐明它的本体论性质。其结论，或者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仅仅是或只能是物质本体论，坚决地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或者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仅仅是或只能是实践本体论，坚决地否定马克思哲学是物质本体论，以为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标志着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新旧两个阶段，物质本体论是旧唯物主义的标志，实践本体论是新唯物主义的标志。

黄湘中的这部题为《不羁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解读》的著作坚持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在著作的开始，他就明确阐述了这部著作的主旨：根据对西方哲学本体论、辩证法逻辑进程的梳理，结合对马克思主要哲学文本的解读，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即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恢复主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主导地位；恢复马克思哲学应有的贴近生活现实，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并举的本来面目；消解所谓马克思哲学是“人学空场”、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机械论”等等的误解和扭曲；还原能动的和实践的马克思哲学。还好，作者并没有把实践本体论推向极端，即把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绝对地对立起来，而是较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著作的第四章，即“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中有一段论述，可以窥见他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一贯秉持将自然史与人类史分开处理的立场——把作为“始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开来；把成为现象基础的作为“元素”的原子与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始原”的原子区别开来；将物质世界看作“积极地展示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多样性的自然”。通过对布鲁诺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理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抽象的“实体即主体”原则充实提高为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自然、客体方面保留了物质统一性和先在性的合理内核；在社会、主体方面将实践提升为“本体”去设定和中介自然向社会的生成。马克思就这样扬弃、解决了近代哲学悬而未决的“物质与理性何者为本体”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关系出发，透过纷繁的现象世界的“感性直观”去探求现象世界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总体发展进程。马克思所关注的历史发展主体不是处于彼岸世界的精神实体及其化身的“自我意识”和“唯一者”，不是脱离于现实生活的直观的“自然”或抽象受动的“物质”，而是以人的物质生产为基础，以人的社会生活为主体的能动的感性实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黄湘中的这部著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我作为他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曾就马克思哲学是否实践本体论、是否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我赞成他从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的演进逻辑和马克思主要哲学文本的解读中，探寻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实质这一研究思路，只是要求他对实践本体论的主张给予澄明，要求他处理好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的关系，切不要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体论理解为脱离了物质的本体论，脱离了唯物主义确定性质的本体论。论文完成后，我对论文所做的直接修改一般不是作者的基本观点，而是诸如论文的结构、概念及范畴的规范表达等形式方面，如在结构上如何处理好哲学史的内容与马克思哲学

思想的阐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能够使哲学史的考察紧扣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探索这一主题等。

在指导黄湘中的这篇论文之前,我对实践本体论是排斥的,以为它是不成立的,实践不能成为独立的本体。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我也在探寻这个问题,修正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部分看法,也使我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认识逐渐明晰起来。我现在的看法是:关于对对象、现实、感性从实践上去理解的原则,即关于哲学本体的实践观点的确立,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点。以往在我们受到的哲学教育中忽略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的实践性,而把实践仅仅看作一个认识论范畴,因而也就对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区分开来的是物质是世界本原的观点。如果说在近代哲学史上在唯物主义方面还有过一次革命的话,则它不是由马克思实现的,而是由费尔巴哈实现的,它针对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旧唯物主义的最后形式,它把唯心主义从哲学王国的宝座上推下来,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实践的意义,而使它的唯物主义就此止步。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更在本体论上,在哲学的一切方面确立起实践的观点,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也同时把唯物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终使一个超越于一切旧哲学、旧唯物主义的新哲学、新唯物主义确立起来。正是在哲学革命得以实现的道路和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意义上,我们把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称为实践本体论。但是,我们同时也坚持这样一种认识,即实践不是脱离物质的独立本体,实践的本体论意义是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获得的。不能认为物质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得以确立的障碍,认为只有否定了物质本体论才能建立起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新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否定的不是物质本体论本身,而是它的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质、它的直观性质。实践在本体论上无论怎样重要都不能代替物质。所谓把客观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在理论上取消物质或者取消实践的物质基础,而只是表明我们现实地面对的世界是实践的物质世界,是历史的物质世界。正如葛兰西所说,它是“被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①。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在我看来，作为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的物质，既坚持了旧唯物主义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又坚持了超越旧唯物主义的主观性、主体性。它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客体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实践性是主观性、主体性的表现，但是实践又是社会的物质性的活动，是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对象和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基础的活动，是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所以，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实际是“物质—实践本体论”或“实践—物质本体论”。

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物质本体论观点的学者有一个担心，即认为如果把马克思哲学看作“实践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或“实践—物质本体论”，就是否定物质对于人的客观实在性，特别是否定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这正是两种本体论认识的主要分歧点。这个分歧能够解决吗？回答是肯定的。物质本体论是规定一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方面，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新唯物主义，本体论上都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都坚持物质本体论，不然它就不是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地看，物质本体论不能解释唯物主义的发展形式，特别是不能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或主要之点是什么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此，列宁做了如下明确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① 非历史的和直观理解的物质本体论既不能正确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正确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提供科学说明的是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论”，即“物质—实践本体论”或“实践—物质本体论”。

二

对于长期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哲学教育的一代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

哲学家来说,承认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实践性和它的实践哲学意义,是一场哲学观的革命。这场革命具有正本清源、回归马克思哲学的意义。“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今天,对于中国哲学家们来说,这个“回归”路程,总的说来是走完了。但就这种哲学的品格来说,就这种哲学实践性的内在要求来说,即就“实践哲学的实践”来说,这个路程我们还没有走完。我们经历过的实际是一场未完成的哲学革命。

还是让我们回到具有马克思哲学“宣言”意义——恩格斯说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上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以往我们总是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这句话。这并不错。但是,从字面意义来看,它似乎又是要对我们哲学家要说点儿什么。它的另一意义是:它是对新唯物主义哲学家们的一种希望和要求,就是新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要把改变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与宗旨。新哲学家们应该以哲学的形式投入到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我以为,对这句话,我们完全可以做这种理解,并且就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和根本意义来说,这一理解是更重要的。现实来看,这其实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哲学和哲学家提出的要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和哲学家。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实践的和哲学的问题。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21世纪的问题,它就应该具有21世纪思考、形态与特征。今天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家,同时还应该有对今天的中国问题的特殊思考。不能不承认在关于这个任务的自觉认识和实际行动两个方面,我们做得都不够好。首先是一部分哲学家不想接近现实,以为哲学研究离现实越远才越是哲学的,才是本来的哲学存在方式;其次是缺乏对现实的洞察力。哲学家们不是不愿意接近现实和研究现实,但就是觉得对现实看不明白,在现实面前感到被动,认识难以达到理性、哲学的高度,从而缺乏把哲学投入现实中去去的自信;三是对现实的认识仅仅停留于认识,对于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缺乏思考,缺乏动力,也缺乏自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觉与自信。哲学在现实面前显得无所作为。但不管怎么说，面对今天的现实的变化，无论是世界的和中国的，是惯于冷静思考的理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出手的时候了。时不我待。

哲学家应该构建时代的哲学。什么样的哲学是时代的哲学？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时代，什么是今天的时代。

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既不对过去那个所谓“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判断作出明确的肯定与否定，也不提出我们对时代的新的看法，而是仅仅停留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上。我们通常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时代而言，那么今天的这个时代又是什么呢？没有说法，没有结论。还有，“和平与发展”为什么只能说是时代的主题，而不能说是时代本身？当然，问题不是人们没有提出过，是没有明确的回答，是刻意回避这个回答。这是理论家的失职！

首先，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历史发展意义的总的现实形势与发展趋势的判断，而尤其是一种趋势判断；其次，时代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较长时段，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它往往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形态的更替相联系。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曾经是一个时代，都曾经具有时代意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人类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资本主义今天虽然还存在，并且还有一定发展，但它是已经过时的了，它失去了时代意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经历了巨大曲折，但它并未失去其时代意义，它仍然是现实的，它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时代判断，我认为仍然是现实的，是在今天照样适应的正确的关于时代的认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然还存在着，革命的根据和条件就存在，革命就有可能，革命就是必然的。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一定会到来。革命的形式可能与以往的经验不同，但革命是必然的，是不可能“告别”的。和平与发展是这样一个时代中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客观形势和活动主题。它可能具有普遍性，但不一定具有根本性，即不一定是无产阶级关于形势的根本判断和行动的根本主题。它甚至并不专属于某一个特定时代，不是特定阶级的行动主题。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的哲学是什么呢?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我们时代的精神又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和行动主题一致的精神与哲学,它是帝国主义,或在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逻辑。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这样一种哲学,这样一种时代的哲学。或者说,它们是这样一种哲学的一定的具体形式。现时代总体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具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因而,它们的哲学,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哲学也都是有待探索的命题和建构体系。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任务,既有继续探索和建构总体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哲学(它包括属于这个总的过程与结构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实践面临的革命与建设两大现实主题而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实践的两个不同阶段和性质的任务或行动主题,作为它们的理论反映的哲学是不同具体形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是未完成的建设哲学,发掘其中的宝贵的建设哲学思想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探索,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建设哲学思想。但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文本形态”(又称“原生形态”),而不是“理论形态”(又称“次生形态”、“叙述形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需要通过通过对这种“文本形态”的解读、研究和阐释,建构起这一哲学的“理论形态”。但是,应该说明的是,这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的任务之一,他的另一任务则是理论家、哲学家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独立探索和建构,履行每一理论家、哲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存在的职责,而不是满足于、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的解读和阐释。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家和哲学家们似乎还没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到了改变这种状态的时候了。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谈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哲学,问题在于把

这种哲学运用于当前的生活与实践，在于以实践哲学的精神和形式参与到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去。

以上这篇感慨多于理性的短文，就作为黄湘中的这部著作的序吧。这部著作的出版值得庆贺，作者谈了一些经过长期的和艰难的思考得出的一些看法，我以为它们是有价值的。

梁树发

2014年6月18日

摘 要

本论文主旨是根据对西方哲学本体论、辩证法逻辑进路的梳理，结合对马克思主要哲学文本的解读，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本体论，即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恢复主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的主导地位；恢复马克思哲学应有的贴近生活现实，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并举的本来面目；消解所谓马克思哲学是“人学空场”、“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机械论”等误解和扭曲；还原能动的和实践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类自由解放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学说，而人类自由解放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都必须建立在将劳动——人的本质力量这个“本体”、这个最大的“私有财产”归还给劳动者，使劳动者真正占有属于自己的劳动和成果这个本体论基础之上。这里涉及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正确解读，也由此产生了持久的争议。其实“本体”在西方哲学史中不指具体事物，也不指世界由什么物质元素构成，而是指决定事物“是其所是”的那个普遍性原理、法则，即决定事物是此物而非彼物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

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同时发源了三条逐层递进的本体论进路——笔者概括为：元素始基—物质本体论、理念实体—知识本体论、人本主义—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本体论革命，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处于本体论发展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哲学本体论革命表现为对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和黑格尔的客观理念知识本体论的扬弃和超越。在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解读上，正如高清海先生所说：“所谓本体之争，归结起来不外是‘物质’或‘理性’何者为‘本体’之争，实践在这里正是二者矛盾的统一和解决。”^①旧唯物主义指认

^① 参见高清海《马克思对“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年版。

客体性物质元素为本体,唯物地排除本体中能动的主体性因素,这是最为人诟病之处。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不是这样的本体,而是将黑格尔抽象的“实体即主体”原则充实上升为以人的感性实践创造历史的实践本体论,它深深地根植于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中。任何哲学体系的产生都是真理发展的一个环节、一段路程,都是对以往的哲学体系的继承与扬弃,其中遵循的还是哲学思想史内在的本体论逻辑进路。马克思哲学作为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继承、扬弃和超越,完全可以在西方哲学史中找到自己思想展开的源头,形成自己超越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逻辑进路和发展。

论文分为章。第一章讨论本体论的历史、现状以及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在探究世界“本原”时已经出现思想路线分野,分别形成元素始基、数字本原、理性存在、以人为本等思想路线。由于本体论是人类用思维把握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终极本性和依归的逻辑概念,它最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一方面在于他利用自然,造福社稷;另一方面在于他探索伦常,安身立命。因此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在对自然的本质力量展开追问的同时,必然也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展开追问。伴随着物质本体论和知识本体论思想路线的分野,古希腊还发源了第三条人本主义思想路线——以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实现的哲学本体论革命,就是对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创的人本主义的提升和发展。通过回顾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重要阐述和争论,笔者得出一个结论:“本体”即“本质力量”。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观点看,从自然的本质力量向人的本质力量转换,乃是本体论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的本质力量日益取代自然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地位就日益提高,人就日益真正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这就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实现自我,是其所是,在历史进程中为臻于“至善”(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开辟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哲学因此被解读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哲学本体论被解读为“实践本体论”。

第二章解读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与“马克思哲学之本”的关系,

后者为赵敦华先生^①提出，具体表现为人本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和自由解放学说。赵敦华先生所说的“马克思哲学之本”，乃是马克思对“实体即主体”原则的实践本体论诠释和升华：马克思在苏格拉底人本主义基础上将黑格尔抽象的“实体即主体”原则充实提升为实践本体论，创建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提出人类自由解放即共产主义学说。例如，马克思用“实体即主体”原则阐释苏格拉底人本主义的实践本体论意义，指出：

苏格拉底是实体的模型，借助这个模型实体本身就消失在主体中。……这个主体说出关于应有，关于目的的判断。这样一来，主观精神本身成了实体的规定本身，成了实体的谓语……实体性的应有是表现它的主观精神的真正规定；所以世界的目的是主观精神自己的目的，传授这一目的是它的使命。所以它无论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学说中都体现了目的——善。它是进入了实际运动的哲人。主观性在它的直接承担者身上表现为他的生活和他的实践活动，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通过此种形式他把单独的个人从实体性的规定性引到自身中的规定；如果撇开这种实践活动，那么他的哲学内容就仅仅是善的抽象规定。他的哲学就是，他促使实体上存在着的表象、差别等转化为自身的规定。^②

这段话语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原则的阐释，又是对苏格拉底人本主义的升华和发展——将人的感觉提升为感性实践；将人本主义提升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开创的“以人为本”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通过对西方哲学史本体论进路的梳理，笔者提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念本体论，在本质上是一条追问“绝对知识”的本体论进路，而马克思哲学革命表现在对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做实践本体论升华——用人的感性实践作为本体，既超越了黑格尔抽象的客体知识本体论，又扬弃了费尔巴哈直观的自然物质本体论。与此同时，马克思借用古希腊思想史中主体性“努斯”（nous）和客体性“逻各斯”（logos）这一对范畴，以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原

^① 赵敦华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参见《回到思想的本源：中西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68、69页。

子的自由意志任意偏斜运动不断打破逻各斯秩序,产生永恒运动变化的世界)作为辩证法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内在规定,用来统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辩证运动,破解了“存在”之谜和历史之谜,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法、认识论在实践本体论中的统一,完整地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实践本体论的现代意义呈现出来。

第三章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证明实践(本质力量对象化运动)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灵魂。马克思哲学革命是本体论意义的革命,这个“本体”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本体”之处,在于它是人的感性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本质力量对象化运动。人的本质力量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意识的东西,而是包括思想、活动、劳动、创造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是一个能动的、具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创造性力量;是令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生成的实体即主体。为了纠正旧唯物主义敌视人的机械论倾向,马克思提倡以人为本体,以人的感觉、激情为本质力量的驱动,以劳动、实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本体”,既不是脱离了实践的抽象的物质,也不是处于彼岸世界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知识,而是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类本身生产的实践。马克思用自然的本质力量和人类的本质力量分别解读自然之谜和历史之谜,强调物质的原始“形式”是事物内部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①这种将“实体即主体”阐释为事物的本质力量(形式、真理、本体)活生生地自我展开,阐释为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主体性实践,正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之根本所在。

第四章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布鲁诺”篇、“圣麦克斯”篇、“费尔巴哈”篇,澄清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是古代自然哲学“始基”意义上的物质本体论,还是近代哲学机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延续,或是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扬弃和超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严重分歧。事实上,马克思一贯秉持将自然史与人类史分开处理的立场——把作为“始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开来;把成为现象基础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3、164页。

作为“元素”的原子与存在于虚空中的作为“始原”的原子区别开来；^①将物质世界看作“积极地展示自己并实现自己的多样性的自然”。^②通过对布鲁诺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唯一者”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理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抽象的“实体即主体”原则充实提升为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在自然、客体方面保留了物质统一性和先在性的合理内核；在社会、主体方面将实践提升为“本体”，去设定和中介自然向社会的生成。马克思就这样扬弃、解决了近代哲学悬而未决的“物质与理性（精神）何者为本体”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关系出发，透过纷繁的现象世界的“感性直观”去探求现象世界背后的复杂的社会总体发展进程。马克思所关注的历史发展主体不是处于彼岸世界的精神实体及其外化——“自我意识”和“唯一者”，不是脱离于现实生活的直观的“自然”或抽象受动的“物质”，而是以人的物质生产为基础，以人的社会生活为主体的能动的感性实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体论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哲学革命，实现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第五章解读共产主义的本体论意义，解读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渊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共产党宣言》，证明马克思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类古老而深邃的“理想国”的无限趋近的物质运动的系统论证；而在这一运动中趋近目标的“实体即主体”，就是人类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实践。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作为一种政治纲领或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人类设计的最美好的社会蓝图，都必须通过人的本质力量诉诸实践来展开。这是典型的以实践为本体，面向未来的生成、创造、发展过程。这与巴门尼德的“万物是其所是”，与亚里士多德的“万物趋向一个至善”，是同样的本体论图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与基督教各种“福音书”、《使徒行传》中宣扬的伦理共产主义教义，与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前赴后继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和谐之城“乌托邦”的实验，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强调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的本体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22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页。